

《總有一種聲音直達心底》

自長大以來，我都認為自己有一種超能力——辨認每個人的腳步聲。有些人的腳步聲像春夜的洞簫；有些像滾動的沉雷；有些人卻像風鈴，清脆且輕盈。忽然，一串嘹亮的腳步聲傳來，悄悄地、慢慢地，拙劣地放輕自己腳下的聲音。這聲音我再熟悉不過了——這是父親的腳步聲。它奔走在兩扇門之間。又通過各種毛細血管帶遍全身，絮絮的溫暖靜靜地將我包圍，直達心底。

時針在走，小時候，我常分不清時鐘的聲音與父親的腳步聲，我最期待便是聽到父親「嗒嗒」的腳步聲，踢著人字拖，聽起來吊兒郎當的，風風火火地帶我離開，結果是指針在走，好讓我空歡喜一場。

總是在星期三，他準時到學校門口接我放學，手裏拿著將融的甜筒，我喋喋不休地述說著每日的趣事，他用清脆的拖鞋聲回答，我們一起奔著朝陽回家。正午十二點，時針和秒針重疊，我伸出手，看陽光溜過指縫，滲出暖意，地下留下半片陰影。

「當我聽到指針向前的聲音，我能把它當作是你嗎？」我擡頭問父親這條沒頭沒尾的問題，幼稚的同時荒謬之極，他卻好像心領神會，拍拍我的頭，「嗒嗒」的腳步聲再次傳進耳朵，連同安全感一起帶入心中，答案也許並不重要。

總是在星期三，爸爸只有那一日休息，其他的日子我只能從房間裏聽著門外悉悉索索的腳步聲，我每天都是多麼期待星期三。初夏的陽光穿過枝葉，變成地上的粼粼光斑，父親有力的腳步，洪亮高昂的聲浪混著泥土的芬香、蕩漾在悶熱的空氣中。時針在走，我們也是。

指針開始生鏽。青春期，我開始在乎面子，變得自負而傲慢。星期三，我最討厭星期三，討厭聽到那「啪啪」的拖鞋聲，那丟人現眼又影響市容的人字拖，拖著笨重的步伐玩著父女情深的把戲。我在那一刻變成了小丑，所有嘲弄和玩味的視線都集中在我身上，盯得我汗毛直豎，胃酸在肚子裏翻滾，「看！那是她的爸爸嗎？真搞笑。」他們會這樣想的嗎？他們會這樣想吧。一對破舊的人字拖出現在我的眼前，我甚至不敢抬頭去面對。我想起了那個時鐘，「嗒嗒」的聲音不斷困擾著我，吵得我心煩意亂，我多期望它能夠停下。「我自己能回家！和你一起我的面子都沒了。」年少氣盛，卻未想過說話的力量會傷人。那晚他在我的房門前徘徊了很久，闔家歡的電視節目傳出空洞的笑聲，蓋過了雙方的欲言又止，氣氛落入尷尬，只剩「嗒嗒」的拖鞋聲伴我入眠。

另一天，父親買了對皮鞋，我又開始期待星期三了，想像著幼稚且傲慢的虛榮心如何被羨慕的目光填滿。「啪啪」的拖鞋聲終於從我生活中離開，我應當感到高興，可是心中卻像是缺了一角，我只把它當作是為自己口出狂言而帶來的愧疚感。星期三到了，父親總算梳起油頭換起皮鞋，我挺起胸膛，眼中滿是

驕傲，貪婪地享受所有人的目光。『咚隆』的脚步聲襲來，不再與記憶中的拖鞋聲重合，這個聲音沉重又陌生，這個腳步聲可能屬於任何人，但不應該屬於我的父親。我在那一瞬感到害怕，像是有很多條蟲子爬滿我的心上，不斷地撕咬、啃食；又在那一瞬感到無盡的孤獨，落日的餘暉灑落一地的憂傷，竟如此的淒涼，夕陽拉長了我們斜斜的影子，顯得如此落寞。我不知這巨大的哀傷從何而來，但這名為『陌生』的怪獸快要把我吞噬。父親大概是看出了我的情緒，他像小時候那樣拍了拍我的頭。時針它在走啊，夕陽也在悄悄地溜走，金色的光伴隨著水泊輕輕地蕩漾著，夕陽用盡了自己生命燃料，就在那一瞬間，消失在天地之間。

又過了一個星期，父親又換上最初的人字拖，『還是這樣最舒服！』他高興地眯起快被臉龐上的肉掩蓋的眼睛，也許人總是經過失去才會懂得珍惜，我裝作抱怨，心中卻不斷泛起喜悅。『噠噠』的脚步聲響起，引起了不少人的側目，或許我該嘗試去接受它。把聲音直達我心底，令我感到踏實、安寧，它跟著時間去走，我卻渾然不知。

『嗒嗒』時鐘已經變得殘舊不堪，維持運作已是十分不容易。到了現在，我亦格外愛惜這個老舊的時鐘，也不會再分不清拖鞋『噠噠』的聲音和指針游走的聲音，但我卻開始害怕這『踢踏』的脚步聲，害怕晚上時的突擊檢查，我慌張的收起手機，卻還是要聆聽他嘮嘮叨叨的『大道理』，我也只是聽著、看著、敷衍著，但我心中卻無比的溫暖。星空澄澈，夜涼如水，整個城市沉睡在無比安寧之中。仰望夜空，萬家燈火中一直有我的容身之處，被牽挂、被思念，每當響起那聲嘹亮的腳步聲，我是多麼的幸福啊！我多害怕他穿著人字拖發出的『噠噠』聲，怕他忙上忙下，怕他因我而操勞，恨不得把他綁緊在沙發上。好好享受愜意的休閒時光。但為何每次看見他略帶彎曲的背影，眼淚還是忍不住地流下？又是誰在午夜時分，被蟲鳴驚醒，拖著蹣跚的步履，獨站屋簷仰首，黯然神傷。誰也不知道那座時鐘會在什麼時候停止運作。

『踢踏』的拖鞋聲響起，這把聲音通過耳膜震動傳入腦中，又直入心底，拂去眼角的擔憂，努力壓下嘴角的笑容，向著聲音的源頭奔去，與其去擔心不曾發生過的事情，不如好好珍惜當下，珍惜我所珍愛的人。

有這樣一種聲音，餘音繞耳，清脆溫暖，猶如細雨微風中心照不宣的相視一笑，讓你在寂寞惆悵時擁有心靈的暖流、直入心底。